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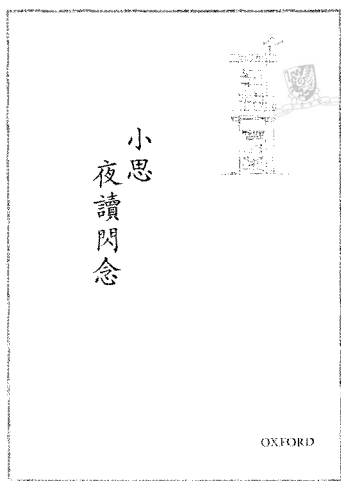
淡筆濃情說小思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施友朋

施友朋，福建晉江人，現職教師，業餘創作不輟，作品散見於《香港文學》、《作家》、《文學世紀》、《香港作家》等；著有散文集《野外茶話》、《裸夜茶話》等。

閱
讀
筆
記



小思《夜讀閃念》(香港，牛津大學，200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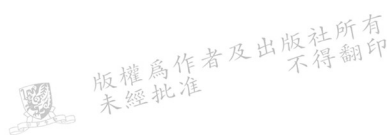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
1

霧失樓台，12月初的天氣竟潮濕黏濡若暮春四月，開大冷氣，燈下展閱小思的《夜讀閃念》，似是故人來的親切韻味，又層層壘壘地跌散開盪溢開來……，說是「故人來」，皆因大多數篇章曾看過；今趟，oxford出版了小思的三本書，除了文首提的那本外，還有《香港家書》、《香港故事》，樸素雅淡的封面，毋須花巧的包裝，已叫人欣悅。

讀着小思的書，腦海又不禁浮起亞視為她拍的兩輯《情常在》，編導可真有心思，把小思老師治學教學、待人對書的赤誠，一一呈現在觀眾眼前；而《情常在》這名起得好極，一個「情」字，道盡小思為人的本色，「我真的好喜歡教書……」春風化雨，潤物無聲，那情，凝在空氣，卻又濃得化不開，與小思擅長「淡筆寫濃情」的個性風格，畢竟有點不同。



2

細讀小思的文章，不難發現她的句子大多精簡，短短的，白描十分有味道。猶記八十年代我執教一所女子中學時，對會考班的同學說：「想寫好文章，快去讀讀小思的書。」我推薦她們讀《承教小記》、《路上談》、《彤雲箋》。

小思嘗提起沈從文、葉聖陶等老作家下筆謹慎，事實上，文筆粗疏乃大多數學生的陋習，我提醒她們：小思的文句，多不出十個字，行文流暢自然，節奏明快清爽，明白如話卻感人至深，用心的學生慢慢領會，大多能「修成正果」；我教的國文班，倒有幾個女生「中國語文」拿到「A」，那女主任着實在校長面前把我抬舉了一番，我笑說直接發功的是小思老師！

3

小思為沈從文評改《邊城》電影文學劇本一絲不苟的態度而動容，又推薦國文科教師和講究文章的作者參考《葉聖陶的語言修改藝術》。前輩的「下筆謹慎」確值得借鑑。

重新體悟小思溫柔敦厚的教化，我想起西西收於《旋轉木馬》裡的〈上學記〉，提到牟宗三老師有趟背誦了一首詩，把整首詩寫在黑板上：

新豐美酒斗十千
洛陽遊俠多少年
相逢意氣為君飲
繫馬高樓垂柳邊

是誰的詩呢？這麼灑脫豪情，有人猜是李白，其實

是王維。老師看看黑板，說，不知道是洛陽還是長安，記不起了。下了課，大家可能把那首七絕忘掉了，可老師沒有，下一次上課，她講着講着，忽然又提到少年遊俠，並且說，上次提到的詩，地點不是洛陽，也不是長安，而是咸陽，所以應該是「咸陽遊俠多少年」。

西西說她聽了一驚，深感老師治學的一絲不苟，對不清楚、明確的事物絕不含糊了事。

戲稱自己是「掘文墓」的小思，看她對中國新文學史料的搜集、發微鉤沉，一坐一整天，仿如有特異功能地搜索微型膠卷（普通人翻上十五分鐘已感到頭暈，不濟如我，甚至想嘔吐），小思的認真與投入，日月精忠地埋首故紙堆，何嘗不令後學動容？

4

學養俱佳的文評家，一句精警的評語，往往勝過學究千言萬語的「學術」考證，王德威評晚清小說《孽海花》，謂名妓賽金花「以蕩婦之軀委身瓦德西，救中國於牀上」，「救中國於牀上」令人會心莞爾。

小思評點文章，常一語中的，她以「野豔」形容邁克的文字，真深得我心。依我的推敲，小思並不抗拒行文用廣東話，她讚賞邁克、李碧華用得其所。至於小思的行文，偶爾也不避俚俗，《香港故事》尤其多這方面的例子，令人讀起來平添幾許生猛親切。

港人港事港情——沒有香港特色的俚俗口語，語文沒有「優勢」又怎會過癮？今夜星光燦爛，心情high到爆，暫且拋下「廿三條」，我欲蒲吧剝女去！今晚有夢，但願靚師奶穿喱士睡袍色剝我這壞鬼書生！